

永樂大典

七十

卷〇七三七 堂字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七

堂 堂名二十三

六賢堂

元一統志堂在衢州府城東隅超化寺之側。六隅超化寺忠簡趙公鼎翰林侍講學士文定范公冲侍御文定范公

公伸吏部尚書端明文定公汪公應宸刑部侍郎寶文閣學士劉公穎太子詹事汪公達也。忠簡寓於衢內翰范公建炎守衢因居焉。馬諫議以忠言去國子孫寓衢。胡文正請于朝而錄用之。端明寓城中超化之雲山晦庵朱文公東菴呂成公同訪於雲山講學。惟劉寶學為衢人。居岑塘生長是鄉。餘皆以道德文章維人景仰。非若官遊者。棠茲桐鄉之愛繫為人心而閱百年餘。惟六賢是祠。初在雲山之毫咸淳初太守王已念此地有朱呂先生遺跡。奉朱呂祠扁書堂曰明正。而祠六賢有招六賢之歌曰。矩矱芳姱美風節。兮凌厲鶩媒兮一空。宇宙兮莫窮。六賢去兮不復返。魂漂搖兮渺何在。飛揚千里兮增冰峨峨。雄虺九首兮壺峰繁多。挾飛仙兮同遊。揖清獻兮並軒。俯幽蘭兮延佇。褰杜衡兮實處。援北斗兮椒葉。聊徜徉兮

此嘗丙子城市焜燭。而書堂儼然朱呂遺跡。六賢高風。尚可挹也。蒼梧郡志。亦舒勉六賢堂記。六賢謂漢陳欽。欽子元。元子堅卿。吳士燮。燮第一子廢。按後漢三國志。欽字子佚。與劉歆俱治左氏春秋。而欽自名家。後仕莽為將軍。元字長孫。以父任為郎。少傳父業。為學者所宗。建武初抗疏論立左氏。與不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帝從之。及數陳便宜不用。以病去。終老於家。堅卿有文章而史逸其論撰。燮字成彥。漢茂舉茂才。除巫令。遷文趾太守。學問優博。達於從政。而謙虛下士。方中原阻兵。士人避難者多往依之。卒年九十一。廢初為郡督郵。辟司徒掾。雅為黃琬器重。董卓亂。乃亡歸。燮表為合浦太守。孫權據吳南掩交廣。燮以廢入質。權以廢為武昌太守。大賢之見於史者。其本末梗槩如此。而蒼梧之人未嘗究知。太守李公亨。舊好古樂善。歷求漢唐以至本朝。得名臣鉅公有興是邦者七人焉。改立堂祠之于水泉之上。以慰邦人之思。又即囊舍塑六賢之像。并以其本末刻之於石。使學者歲奉其香火。謁先聖已。則退而旅拜六賢于祠堂之下。瞻其像。想見其風采。而生希慕之心。如在鄉黨焉。其敦勸誘掖可謂至矣。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學者姑勉之。異日有繼六賢之後。父兄子弟。名重一時。光傳青史者。無忘吾太守李公敦。勸誘掖之力也。紹聖二

年三月初一日蒼梧縣令兼簿尉事。舒勉記。太原志平定州六賢堂。即湧雲樓之故基也。在州治後城上。舊名四賢堂。元前至元二年建。四賢者。趙秉文字。周臣號閑閑。磁州鎌陽人。文章德業冠于一時。嘗牧此州。有湧雲樓記。楊雲翼字之美。樂平人。金朝謂之身備四科。與閑閑齊名。號曰楊趙。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博學以詩名。在金為起居注。元初徵為翰林學士。不就。寓本州十年。鄉人被其化。李治字仁卿。號敬齋。樂城人。金進士。元初州帥鼎珪輩至平定。主教者十年。元世祖起為翰林學士。後益以王呂二公謂之六賢堂。王構字嗣能。本州人。起自孝廉。元世祖創立國子監。為司業。與許魯齋同定學規。以學行為時推重。呂思誠字仲實。本州人。元進士。歷仕三十年。至中書左丞。文章政事顯著尤偉。是謂六賢。以上六賢事蹟。各見金元史傳。堂廢於元末。洪武三年。知州程宗道復建像焉。

七賢堂

元一統志東漢桂陽六太守衛颯洪亮許荆樂巴度

尚周。忻臨武長唐義為七賢。建堂於郡學。堂在輝州之西南七十里。山陽鎮。重泉村。晉王戎。向秀。阮籍。咸劉伶。嵇康。山濤。世謂之竹林七賢也。今為道士觀。渾源劉祁京叔觀記在焉。或謂太守魯有開。白雲先生張俞。蜀公范鎮。老泉蘇洵。東坡蘇軾。穎濱蘇軾。山谷黃庭堅。先後經行。取其詩章。

翰墨刻置堂上。仍繪七賢像。右司陳損記。今廢。或謂山濤向秀劉伶嵇康阮籍阮咸王戎也。今古題詠甚多。元裕之有詩云。石潭高樹映寒簾。間有沙甌靜有僧。總愛山陽竹林好。七賢來了更誰曾。水上盤院不見人。煙中白鷺玉無塵。竹林未恨風流減。負轂共城翹米春。是日有餉名酒獨酌

水邊夔州府志堂在開化縣治西三十里華萃宋江縛江少虞趙令裕程俱等讀書之地。有二堂基。七人皆有文行。故稱賢。南軒先生為賦詞。清漳志嘉定癸未龍溪縣令江叔豫建祠濂溪二程橫渠文公以周名第。高東溪配廣陵續志彭方七賢堂記。惟揚自國朝慶歷以來忠獻魏王韓公參政文忠歐陽公集賢學士劉公申國正獻呂公內翰文忠蘇公皆嘗填守既去人思立五賢祠于平山堂。大觀政和間。諫議忠肅陳公忠敏任公敗淮郡後葬西山距城財三十里。攷之郡志可覆也。比者邊亭倣擾主帥備禦無策。舉城外廬舍付之一炬。於是堂不復存。且樵採不禁。卒赭二墓之木。今帥承宣使畢公方議補植松櫟。且欲一新所謂平山堂者。而倥偬未暇也。歲在戊辰。戎事甫定。方適備分教。登欄檻之故址。悵舊祠之煨燼。歷戍樓而西望。傷喬木之翦棄。退而諗于同志曰。惟七先生道德文章議論節槩編之汗簡。固將鏗鏘百代不可磨滅。然此邦乃其甘棠所憇。而封斧

所寓。今顧未有以為祠祀觀瞻之所。非吾徒之責歟。乃白于府。闢明倫堂之東偏。肖繪遺像。以春秋致祭。使忠肅公之孫稟請于參政婁公。為大書扁額。以七賢名堂。凡藏脩游息于斯者。過其位。思其人。肅然起敬。庶知所以自勉矣。太子詹事鄒公奉使經行。問之曰。此正學校事也。許為記之。會出鎮泉南。未能即請而鑄之石。方自言踐更有日。輒持區區所以建堂之意。揭于壁間。以俟夫記之成。

八賢堂

藤州志堂

上緝津縣西隅。謂唐李靖宋之間。李曾蘇。蘇轍。秦觀。黃庭堅。李光。廣州志。堂在十賢堂東南。淳熙經略周自強取本朝賢牧。潘美。向敏中。余靖。魏瓘。邵曄。陳世卿。陳從易。張頴。立祠。廣州南海志錄事司。子城外。藥州。千秋寺北。有八賢堂。不存。潮州三陽志。王宗烈。八賢堂記。慶元五年冬。晉陵沈杞。未守古瀛。越明年夏。政靜民晏。百廢具興。乃搜訪是邦。昔之有賢譽八人。立堂而祠。命宗烈屬文以記。切嘗歎神靜觀八極之表。一氣流暢。得之者靡不取重於世。景星慶雲耀其光彩。崇陽河洛吐其精微。榮而為植物。則椒楠梓杞。神而為動物。則麟鳳龜龍。及其秀而為人。則古今之所景仰者。皆此氣之呈露。然則是邦八賢。其亦有德於此乎。客有訊余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在昔古瀛。嶺南佳郡。山川炳靈。英材輩出。子果何見而艱是。

選耶。余應之曰。人之於物。徒知以多為貴。而不知少之為尤貴。揖遜致理。
象賢和朝。時則八元八愷。世濟其美。忠厚成風。多士生國。時則八士聖人。
首稱。寥寥數百載間。而君厨俊及之。傳始顯於東都。如是者。豈苟得哉。胡
不觀衛多君子。何補於衛。晉多賢大夫。亦何益於晉。一儒冠立于國中。而
曲阜風聲氣習。迄今可掬。其輕重為如何。八賢之祠。義取斯矣。因為客評
之曰。通經有文章。排異端而宗孔氏。趙公其人也。對策忤權貴。獻災異而
遇仲舒。林公其人也。草澤應詔而魁進士。許公其人也。楓宸召對而授直
講。盧公其人也。若夫金紫劉公。則未老辭歸。注籍仙官。遠遊吳公。則有祿
遜光知己。名士清節。如張則錄而著御屏。剛鍊如王。則授閑而避權相。一
方英氣。萃在八賢。寧不為古瀛之貴邪。客曰。唯。或者從而諉其說。山川猶
在。風物逾勝。昔何炳煥。今何寥落。母乃氣有盛衰毀。噫嘻。日月昏兮。開則
明。雷霆息兮。震則驚。氣之在人。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滅。奮於生前。一時
之榮也。振於死後。千百世。未可量也。天誘其中。爰命我侯。發而幽光。啓其
往躅。孰知此氣薰蒸。將見彬彬。藹藹。登金門。步玉堂。圖雲臺。貌煙閣。勒功
鼎彝。舉名竹帛。其必由我侯今日之舉。有以暢之。昔荀氏有子。皆賢。得穎
川八賢之舉。後官位通顯。小而一家尚爾。况一國乎。侯之志廣矣。異時以

副其願望者。若親若故。若子若孫。皆獲俎豆于左右斯堂也。闢而增之。繼是必有待焉。宗烈幸覩盛事。竦然援筆而書。俾後人得以見侯之志。至若輸費度材。計工董役。末也。故略之。

九賢堂

輿地紀勝。吳周鯈。晉虞溥。王廩。梁陸襄。隨柳莊。梁文謙。唐張廷珪。顏真卿。李復。

李吉甫。馬植。增為十一人。宋王十朋梅溪集猶起

十賢堂

元一統志夔州

府治有王侍御十朋所記十賢。屈大夫。嚴刺史。諸葛武侯。杜少陵。陸宣公。韋丞相。白文公。居易。柳文公。冠墓公。唐質肅公。介續得其宋玉源乾曜。李適之。李吉父。溫造。程伊川。黃太史。嘉熙兵廢。輿地紀勝。堂在麻姑山仙都觀。顏魯公祠堂內。陳彭年字永年。李覲字泰伯。曾鞏字子固。布字子宣。肇字子開。晁無咎字補之。呂南公字次儒。鄧溫伯字聖求。朱京字世昌。彥字世美。皆盱江先達。有聞於時者。紹興九年郡人蔡延世立。廣州志堂在子城上。元祐經畧張頡取前代賢牧十人。滕修吳隱之。王紳宋璟李尚隱。盧象李勉孔戣。盧鈞蕭倣。立祠南海。集十賢贊後序云。番禺負山帶海。夷舶歲至。珍異叢夥。而數人者。皆能以廉清為吏。民師表。廣州南海志錄事司子城外。藥州千秋寺北有十賢堂不存。宋史蔣之奇傳。之奇知廣州。加寶

文閣待制時。南海饒寶貨。為吏者多貪聲。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吳隱之宋璟盧萬李勉等繪其像。建十賢堂以祀。冀化其習。雷州雷陽志自篆公至胡公凡十賢。宋咸淳年間。虞侯應龍叔立於西湖之上。丁謂章惇。脩祭於門外。堂有燭因兵火後堂廢。而田祖附于學宮。後有復舊堂者。則田隨堂必復矣。元一統志雷州舊有坡穎二公祠。及篆公館。李文定公祠。皆散在諸處。咸淳甲戌創此堂于西湖之濱。十賢謂寇篆公準蘇文忠公軾。文定公轍。淮海秦觀。李忠定公綱。折樞密彥質。任忠敏公伯雨。李莊簡公光趙忠簡公鼎。胡忠簡公鉉也。寶祐丙辰。大魁公作記。文天祥記曰。國朝自天禧迄建炎紹興。百五十年間。君子小人消長之故。凡三大節目。於雷無不與焉。按雷志。丞相寇公準以司戶至。丁謂以崖州司戶至。紹聖端明翰林學士蘇公軾。正言任公伯雨。以渡海至。門下侍郎蘇公轍。以散官至。蘇門下正字秦公觀至。樞密王公巖。叟雖未嘗至。而追授別駕猶至也。未幾章子厚亦至。其後丞相李公綱。趙公鼎。參政李公光。樞密編脩胡公鉉。皆由是之瓊之萬。之僊。之勝。一勝一負。世道與之為軒輊。雷視中州為遠且小。而世道之會。乃於是而觀焉。我度皇之九年。詔太府寺簿虞侯應龍知雷州。侯雍公曾孫。有文學。凡登朝必與史事。諸所奏議。得

春秋大育植之風聲。尚有典刑。其至雷也。考圖牒。訪耆老。顧瞻山川。憇如有懷。乃熟丁氏章氏。自菜公以至瞻庵。凡十賢。為祠於西湖之上。使海邦興起前聞。一朝阜白。知所以勸。敬賢如師。疾惡如仇。侯所為。豈刀筆細故哉。嗟乎。雷何地也。諸賢冠冕于此。儼然而威。自太守諸生以下。敬共升降。制幣薦奠。如先聖先師。人有常言。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諸賢何以得此於南海。南海何以得此於諸賢乎哉。我祖宗待士大夫。忠厚而有禮。稽諸司敗。嶺海則止此事。上配帝王。非漢唐所及。雖施之姦回。容有傷患。而諸賢失落。靡不獲全。祈天永命。萬有斯年。噫嘻。盛德事也。祠經始於九年十月吉日落成。侯謂余同館。走書數千里至贑。屬余記。余不敢叙。其凡復為迎送神辭。使祀則歌之。詞曰。颶風起。号雲黃。萬里号故鄉。桃茘号祓不祥。何懷乎斯字号。惟獨有此衆芳。海可竭。号神不可忘。五岳為質号。三辰為光。保我有國号。萬年其昌。廣陵續志。汪統題寶慶改元孟春中澣。敬拜十賢于學宮。謹咏唐律。詩書流澤自官牆。祀謹先賢配孔堂。黃道中天臨下土。清時群牧咸惟揚。固應奕世思功德。曾與皇家作棟梁。生晚敢斯師軌躅。寒泉一勺薦春觴。岳舸次韻。傑字暉聯接孔牆。威朝人物仰堂。憑熊曾識棠陰芾。啼驥何堪粃政揚。配祀有人存折檻。奉祠無路愧題

梁平山遺像猶多闕。幸趁春風薦羽觴。惟揚尚德之祠有二。此堂雖已
葺。平山所祀上止五賢。又棟宇剥落。不無望於委靈棄教之仁。故末章及

羣賢堂

澧陽志劉子澄撰澧州群賢堂記

四明林公岳守澧

之明年。議祠澧先賢。稽載驗聞於祥符郡志。得楚相申
公鳴於晉史傳。得吏部尚書車公胤。宜都內史猶子該。內史周公綴於唐
史志。得校書郎李公群玉。曰澧產也。祠之宜。既又曰楚三閭大夫屈公平。
嘗遊澧作九歌。我朝文正范公仲淹嘗讀書安鄉處士蘇公庠嘗家焉。則
寓澧者也。祠之亦宜。乃瀕龍潭。築室繪像。而識名氏。命澧尉劉子澄董役
焉。既成復俾為記。子澄不敢辭也。謹按申公相楚。誅白勝以父死賊。故自
殺。靈均不忍去宗國。尸諫而後已。尚書忤會稽王公子被害。該奉叔父命
約薰王舉義見殺於道將。內史僅免。然抱志以沒。李蘇二公。則又詩人云
不願仕。或仕輒棄去。仕而行者文正耳。八賢落落千載間。其出處不齊。若
此。一旦合祠如齒諸黨。茲非賢守以有材尚澧。且風澧歟。嘻。正主庇民。士
志然也。今澧賢公而徇忠。吞肥遜。云有志斯世者。可以懼矣。窮而在野。辭
曰獨善。出身許國。則有君父焉。所逃命義之戒哉。變臨乎前。舍生取義可
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識微之士。芥視軒冕而弗顧歟。贊其人而迹其

所以避向微范公。來者幾不信易之有泰矣。雖然仕已時也。死生命也。古之達人。任已則一生死不二。故臨變就義者類蟬蛻於溷濁。况其間得全其天者乎。悠悠古澧。江山如舊。尚有騎風駕霆而過之。請作歌以備迎送焉。歌曰。王辱兮忘家國。安兮親寧。柰何有軀兮而焉自形。寧墮絕兮無生望。蒼穹兮痛懺。君精誠兮為列星。蕙肴兮椒葉。歷芳蕪兮薦君堂。君不來兮子愁。渺貝宮兮誰畱。高丘之人兮為君妬。聊澧浦兮消遙。熠耀兮高明。讀經兮漱芳。仕不辰兮經以不信。蹇道直兮難行。人心險兮鋸戰。公歸來兮故鄉。陰凝陽兮血塗野。臣力微兮肝膽怒。睨階庭兮激諸子。往間道兮戴盟。主陳志誠兮冠期舉。事危就兮天弗假。天高兮蒼蒼。君柰何兮歸來雙。蘭之江兮有洲。環堵兮蘭幽。胡獨微兮臺閣。留不歸兮焉求。詠歌兮卒歲。名與兮江流。酌水兮澧清。醉月兮洞庭。公讀書兮湖上堂。波濤卷兮督中甲兵。浩然兮長在。烟水兮茫茫。鶴書賁兮林丘。假截徑兮予養。曳杖兮長歌。清風賓兮明月友。雲山兮未改。差何日兮公遊。廣信府永平志陳文蔚撰群賢堂記。為政有大體。達幽枉。雪冤滯。使民有所赴。想者次之。而汲汲於催科抑未矣。國家張官置吏。星羅碁布。徧滿州縣。豈苟然哉。蓋將使之布宣德意。推明教化。正人心。厚風俗。以壽國脉。於億

萬年之永。豈欲其營私殖貨。剥下媚上。顧為基本蠹哉。夫欲正人心。則莫若崇儒重道。教學明倫。使為士者知所趨鄉而明禮義。欲厚風俗。則莫若崇尚節義。褒表仁賢。使關節脉理。上下相通。而利患無所擇。如是。則為政之大體得矣。雖屑屑細故。莫或毫舉未損也。况大綱既正。衆目必張。豈有得其大而遺其小哉。昔溪章侯來宰鉛山。慈祥惻怛。寬大樂易。民之歸之。如嬰兒之慕慈母。至家具其衙。焚香以祝之。然則侯之為政可知矣。未幾鼎新縣庫。植僵起仆。寧損他費。以養生員。春秋二補。及每月課試。躬率僚佐。精加考覈。陞黜必當。繇是絃誦之聲不絕。寂寥湮廢之餘。而劍佩鏘鏘矣。然侯之心。猶以為是特故事之常。未足以償吾素。乃於西湖之傍。買屋一區。取是邑前後名賢之所經歷。邦人之有行義。寓客之為時望者。不以爵秩空卑。姓名顯晦。凡有善可書。莫不傳之。以著其始末。贊之以揚其德美。祠之以表其敬。其大者則取其講學之功。道統之繼。辨異端似是之非。發前聖未明之蘊。扶人極而立世教。有功於萬世者。其次則志氣之激昂。風烈之峻拔。忠君孝父。舍生取義。有如秋霜烈日。足以激貪而起懦。其下則居官可紀。處鄉以義。厲金石不移之操。剖藩籬爾汝之私。以至履行之脩範。文章之典雅。足以傳世而行遠者。莫不取之。凡一十有六人。堂以羣

賢扁之。徵錢塘湖上之意。然則是舉也。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倘是邑
之士體侯之意。自是以往。厲志聖賢之學。而耻為章句小儒。則侯之功及
於是邑者。詎止一時而已。寓公若邦人。忘身徇國。推己及物。脩身以見於
世。則風俗豈不有大可觀者。子於是既嘉侯之用心。抑有望於邦人。雖然。
風俗自人心始也。近世以來。人心偷惰。廉耻不立。其為風俗累也大矣。侯既
於講學。留意以正人心為本。則風俗之變不難矣。邦人其朞月以俟。規畫
既定。走書上饒。諉文蔚識其顛末。文蔚不敢以不文辭。遂為書之。侯名謙。
字牧叔。其先正二鄉嘗歷言路。議論風采。有足尚者。宜俟克世。其家云。
象賢堂 鎮江志丹陽縣學有堂三間。舊在縣圃曰三賢堂。始祠蘇
丞相頌。陳脩撰東蘇居士序。或曰蘇丞相讀書堂也。宋嘉
定間徐宰文度遷于學之西廡。久弗葺。寶祐五年。
趙宰興懷改建。增以濂洛諸儒。而易其名曰象賢。

會賢堂

葉石林考

人避暑錄李公武私第
為會賢堂。詳閒燕堂下。**禮賢堂** 開元天寶遺事王元寶都中巨豪
也。於宅中置一禮賢堂。以沉香為
軒檻。以硯硃甃地面。以錦紋石為柱礎。
希賢堂 延祐新安後續志汪權縣友真字清
之婺源人。甫冠師魏文靖公為書堂

篇曰希賢
以勉之。

友賢堂

京口續志友賢堂詩

史君肖次妙難窮期會

中顏徒想合居前席。噲伍應慚拜下風。華榜巍峩瞻睇久。了然心目忽疏。
通。京口詩集郡守總領大卿蔡公沈子平友賢堂詩築堂傍西廡。非悅
輪與美。公餘竟何之。行行輒至止。紛紜屏玩好。周遭羅經史。晤對今偉人。
尚論古君子。擇善固母倦。勝良自自喜。衛公骨雖朽。妙語猶在耳。

尊賢堂

伊洛淵源伊川先生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史看詳國
子監條制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長洲縣志高斯

得尊賢堂記眉山宋仲可楚材主長洲縣學既創邑庠群百里之士而
教之復闢一堂館先賢而祠焉以書來曰昔者王亢之令於斯范文正生
於斯蘇內翰游於斯魏鶴山寓於斯四賢相望三百年間大節聲華交相
輝映吾欲合而祠之使國人弟子想其高風有所矜式為我記之予始疑
焉以為古者旌別淑慝彰善瘅惡所以崇植風聲底屬州黨莫先焉然
必鄉之父師乃在此位今自范公之外三君子皆異邦之人也於義何居
穆然以思乃得其說古者有道有德之人祭于瞽宗學校之尚賢也久矣
夫賢者在天地間如景星鳳凰無間遠近莫不傾慕而况嘗居是邦遺風

餘烈耿其未沫。則社祠尸祝以儀國人。其為旌淑彰善也大矣。且四賢皆以正學直道立人之朝。三尺之童知之有不待論乎。獨歎其訛信之度。若合符節。其天之所為邪。抑偶然而相似邪。元之賦三點以見志。其窮甚矣。若文正之俛於夷簡。內翰之困於荆舒。鶴山之抑於權幸。凡皆棲遲十有餘年。而不得伸其流落不偶。四人而一身也。元之遇太宗得其時矣。其用少貶。竟以不用。然文正大用於慶曆而不能久。內翰被遇於元祐而不獲安。鶴山執政於端平而卒見逐。皆非不得時也。而終不得有所成就。其用之不盡。四人而一身也。嗚呼。天之生之甚難。而人棄之甚易。豈天之與人果異見邪。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誥。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四賢之跡。雖不盡同。而其不遇大致則一。予知四賢之居是堂也。明靈合德。上下同流。以其遺直孤忠。啓祐後學。俾為君子之歸矣。學者而登斯堂。其亦慨慕乎其人。自責其身。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何患力之不足。嗚呼。其亦懋勉之哉。

江志 林時吳尊賢堂記 大哉孔子之道。所以維天理。立人極。雖世未嘗忘。而本統之傳不能無斷續。則是道不能無晦明。故自孟氏而下。杳無嗣響。逮于我朝。濂溪先生作通書圖。大極不由師授。遂繼絕覺。二程先生又從而廣之。然後孔子之傳復明。三先生之在天下。蓋學者同

所尊也。然濬其源。衍其流。起人之敬。一人心之趨者。則自學道君子始。德安邑廩。舊有亭曰詠歸。歲久不葺。嘉定戊寅。馬君玠來攝邑事。能櫛垢搔癢。以瘳民瘼。鉏荒剔蠶。以束吏姦。不兩闇月。百廢具興。於是邑士合辭請新之。君諗之曰。吾志也。然與其爲游息之所。不若正趨向之源。不猶愈乎。謹曰善。遂易亭曰堂。改詠歸曰尊賢。繪三先生像於其中。俾升斯堂者。見其麗然如光風霽月。瀟溪也。渾然如玉質金聲。明道也。森然如規矩準繩。伊川也。莫不竦然慕肅然敬。如親撫衣。拱聆提諭。闡正學門戶。所嚮而學者。知所謹入焉。夫心與理一。非有間斷。使此心無一日而不敬。則此理無一日而不明。由尊三先生而孔聖之道益尊矣。祠像云乎哉。雖然。學者不自正心誠意。謂能尊賢。浸浸流弊。必至駕偽翼虛。蓋名於世。此非三先生之心。抑非君之所望於學者。故爲之記。又臺郡志昔東坡買得曾氏地。作屋。手植果實尚存。郡守譚景先新砌先生故居為堂。立先生祠。楊誠齋萬里有詩云。東坡無地隱危身。天賜黎山活逐臣。萬里鯨波隔希冀。千年桂醑弔靈均。忠貞塞得乾坤破。日月伴渠文字新。祇个短簷長帽子。青蓮居士謫仙人。先生流落海南來。茅屋三間不到伊。幸有高堂懸化相。更無過客道新詩。古來賢聖皆如此。身後功名屬阿誰。宸事百年譚太守。却